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89  
13 June 1985  
CHINESE

第二五八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3日星期四，下午3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马哈巴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u>成员国</u> ：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科姆帕奥雷先生
	中国	凌青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加利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斯里瓦斯塔瓦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卢纳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伦·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0589/A

下午 4 时 20 分开会

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新任常驻代表

主席：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新任联合国常驻代表，弗农·艾·沃尔特斯先生阁下。我向他保证，安理会的成员国期待着与他密切合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5年5月23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1985年5月23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22)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S/17242)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就本项目的决定，我请利比里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科法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辛克莱先生(圭亚那)以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的决定，我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不丹、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古巴、塞浦路斯、

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那、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塞舌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比塞伊赫先生（阿尔及利亚）、万·杜恩先生（安哥拉）、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策林先生（不丹）、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马希尔先生（巴西）、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伊塔哥·米奥穆拉先生（科摩罗）、刘易斯先生（加拿大）、马尔米耶卡（古巴）、穆舒塔斯（塞浦路斯）、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什塔勒（民主也门）、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顿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萨莫先生（加纳）、卡伦先生（圭亚那）、查里斯先生（海地）、库苏马亚特马贾先生（印度尼西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基伊鲁先生（肯尼亚）、阿布拉哈桑先生（科威特）、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扎因先生（马来西亚）、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尼亚姆多先生（蒙古）、阿拉维先生（摩洛哥）、穆拉吉先生（莫桑比克）、德埃斯利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夫雷拉先生（巴拿马）、诺瓦克先生（波兰）、冈西亚女士（塞舌尔）、冯·施尔丁先生（南非）、威泽瓦德丹先生（斯里兰卡）、比里多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奥特努先生（乌干达）、莫斯菲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黎金中先生（越南）、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戈马先生（赞比亚）和穆登奇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我要通知理事会，我收到阿根廷、玻利维亚、刚果、匈牙利代表的信函，信中他们希望被邀参加理事会议题的讨论。根据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将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临时议事规则的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与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根廷、玻利维亚、刚果和匈牙利代表在安理会边为他们保留的位子上就座。

主席：我要告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特别委员会主席1985年6月13日给我的信，信中说：

“我代表特别委员会要求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被邀参加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的局势。”

根据过去有关这一问题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参加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我要告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和马达加斯加代表1985年6月12日给我的信，信中说：

“我们这些在信上署名的安理会成员要求在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会议中，安理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39条邀请阿扎尼亚泛非会议代表埃布拉黑姆先生参加会议。”

这一信件将作为安理会第S/17265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愿意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39条邀请埃布拉黑姆先生参加会议。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安理会下面接着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越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黎金中先生（越南）：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热烈欢迎并祝贺许多不结盟运动国家高级代表出席本次庄严的安理会。有这么多的外长和政治家参加这次辩论，本身就表明不结盟运动和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对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重视。

越南在安理会和其它国际论坛多次阐明其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我们认真聆听了过去三天中的发言，我们高兴地看到发言代表在这一问题上的绝对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不仅限于本会议厅之内；它存在于整个世界，纳米比亚已成为整个进步人类良知的大问题，因为它在殖民主义枷锁下遭受痛苦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即便是在联合国承担保护纳米比亚人民命运责任的19年后的今天，该国人民继续遭受残酷无情的迫害和屠杀，他们的领土变成新型殖民地和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军事基地。

许多人认为，与1978年相比，纳米比亚独立在80年代的今天，离我们更远了一些。比勒陀利亚以继续非法占领和利用纳米比亚作为进攻邻国的跳板，公然蔑视联合国决议，威胁着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无耻的所谓特恩哈尔政府失败之后，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又要在纳米比亚建立另一个傀儡“临时政府”。这一举动已遭到全世界的谴责。

我们在纳米比亚问题的僵局由于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坚持某些毫不相干的问题而进一步恶化，如象古巴志愿军在安哥拉的存在问题。这同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绝对没关系，因为古巴志愿军在安哥拉的存在是两个主权国间同意的事。那些持这一借口的人无疑是要将纳米比亚独立作为自己政治筹码的肮脏伎俩，这也就暴露了他们自己是纳米比亚事业的敌人。

我们认为，美国必须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权的顽固态度负责。美国向比勒陀利亚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援助，目前美国政府执行的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萨姆·努乔马先生已贴切地将之称为“破坏性接触”——为那一残酷的政权输血打气，进行其对纳米比亚的灭绝战争和对前线国家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方面迅速和毫不留情地宣布对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实行制裁，而与此同时又悍然否决对一切要求对比勒陀利亚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以此公然地保护南非的反动政权。

在这个会场上，许多代表都同意，现在是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应做些什么呢？在过去二十年中，这一问题一再提出。西南非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于1983年在安理会宣布：纳米比亚问题需要的是积极和迅速的行动，而不是简单的告诫或空洞的诺言。这句话至今依然是正确的。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对人类的良知和骄傲提出了肆忌的挑战——这一毒瘤令人痛苦，需要立即动手术除掉。因此，作为世界人民，作为“我们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有责任帮助这些受害的人民摆脱暴政的枷锁，在这一过程中也帮助我们自己洗去良心上的污点。

纳米比亚理事会至今为止已为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做了良好的工作；去年，该理事会在纳米比亚被外国占领一百周年之际组织了有意义的讨论会。我们认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确实发挥了作为该领土的唯一合法管理当局应发挥的作用。比勒陀利亚正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撇开联合国，因此，本组织，特别是安理会应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以使种族隔离政权无法实现其目的。纳米比亚问题并不只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关系到维护和平与安全。我们敦促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强制性制裁，以确保构成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合法基础的第435(1978)号决议立即、无条件和充分地得到执行。一切在该决议范围之外的解决方法都是无效的。我们完全支持并呼吁其他国家支持秘书长为开始有助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对话而做出的努力。我们敦促安理会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制定具体的日程，对南非及其保护者施加最大限度的政治压力。

国际社会对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声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进行反对美国侵略和占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越南人民得到了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因此，我们认为，在目前，对于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来说，南非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声援是特别重要的。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美国人民正认真地看待纳米比亚的局势，正向美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中止美国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援助。最近，美国国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关于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这雄辩地反映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意愿。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应动员起来，向纳米比亚人民和前线国家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与援助。促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是全世界一切具有良知的人民的事业。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和政府重申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同时，我们也欢迎西南非人民组织在寻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方面表现出的善意。我们相信，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迟早终将获得自由，加入世界各独立国家之列。

本次重要的会议是根据今年4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特别会议提出的要求召开的，它将成为寻求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高兴地参加这次会议，并感谢主席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让我们有机会参加。我们相信，你将以自己的外交技巧和智慧指导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使之取得丰硕的成果。

主席：我谢谢越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塞舌尔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冈西亚先生（塞舌尔）：我们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一个兄弟岛屿国家的代表主持安理会这些重要会议的审议。主席先生，我们也特别满意地看到你对纳米比亚的兄弟姐妹怀有岛国人民特有的感情。

我也想向泰国外交部长和甲盛实大使致意，祝贺他们出色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繁忙的工作。

今天是我今年第一次在这里发言，我也想借此机会祝贺安理会新成员的当选，并欢迎美国新任驻联合国的沃尔特斯大使。

我的发言很简短。我们都知道435(1978)号决议的意义。我们都知道纳米比亚人民仍在等待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贯彻。我们中大多数也认为，把纳米比亚的解放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在一起是背信弃义的行径。

然而，在这紧张局势下，这一国家本身，被各种争端包围着的真正的纳米比亚却被忘记了。当世界各地在继续进行辩论的时候，这一灾难中的国家仍在等待复兴，不是为了让局外人更清楚地了解它，而是重新建立一个国家。我重复：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塞舌尔共和国衷心希望如此——我们在世界各地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发表空洞的言辞。

当各国政府制定有关纳米比亚的政策时，它们必须记住政策是会影响人民的。它们应该同情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清楚地理解斗争为什么和怎样正在继续，要回顾它们自己的历史和它们自己的政府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们应该同情痛苦与流血，并相信纳米比亚人民有权欢笑，有权享受幸福生活。

主席：我感谢塞舌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德克默拉里先生（法国）：在充满了艰难工作的六月份，安理会有幸由你来主持会务。我们感谢你以你的经验和威信在本次辩论中为安理会服务。我借此机会回顾一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我们的关系。从我个人来说，主席先生知道，我经常访问贵国和拜访贵国政府。我认识贵国总统，他是前驻联合国大使，请代我向他表示敬意。



我也记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一个多种族社会的成功典范。

我请你转告泰国外交部长空军上将西提先生和泰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我们的朋友甲盛实大使，我们代表团非常感谢他们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5月份的会议。

我欢迎参加会议的各国外长。这说明我们的工作重要，责任重大。

最后，我很高兴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弗农·沃尔特斯大使。从他过去的经历我清楚地知道，由于他具有出众的外语知识——包括法文，他将是一位拥有听众的同事，不是因为他代表了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而是因为他个人的履历：他对世界事务的军事和外交经验对我们的辩论非常宝贵。他曾长期生活在我国，对我国的了解详细透彻，我们记得他崇拜的英雄之一就是戴高乐将军。他说他不会胆怯或自谦，而是相当实际。因此，他将不存偏见地听取各种意见。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他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法国与不结盟国家完全同样地感到忧虑，这些国家在新德里4月份的会上决定要求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非洲国家特别感到忧虑和沮丧，它们急于看到纳米比亚最终获得独立。

众所周知，法国积极参加了国际社会迫使南非承担义务的努力。我不想回顾过去，因为大家都记得，我只想谈谈目前的局势。

联合国，特别安全理事会对纳米比亚及其人民负有主要责任。已经有了一项联合国计划，这是最终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可接受的基础。这载于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之中。这些决议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应当得到迅速、全面地贯彻。

艰巨的谈判已经扫除了贯彻计划的困难。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几乎所有有关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已解决。剩下的只是产生议会的选举制度问题。安全理事会在1983年10月通过的第539(1983)号决议中呼吁南非把它选择的选举制度通知秘书长。南非还未这样做，我们

代表团表示遗憾。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主要方面。

第539(1983)号决议谴责南非阻挠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反对南非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与贯彻解决方案无关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南非政府坚持顽固态度并重申不能接受的把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连在一起的做法。就在几天前，南非常驻代表重申了他的政府在这点上的要求。

法国投票赞成539(1983)号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有明确、一贯的立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允许我简单重申一下。不能用不相干的问题来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对联合国各成员都有约束力，本身就是完全的，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执行这些决议的条件一旦成熟，法国政府就于1983年12月停止了它在接触小组中的工作。小组的唯一工作就是促进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法国继续非常关切，而且要继续不懈努力，促进纳米比亚实现国际承认的独立。法国政府不等南非政府宣布决定在纳米比亚设立一个临时政府，就作出了反应。4月19日公报重申法国支持第435(1978)号决议，并宣布在纳米比亚设立临时政府的任何企图都是无效的。南非的决定使人怀疑它是否愿意履行自己的义务，使迅速执行联合国解决方案这件事变得更加复杂。

法国代表团非常关注纳米比亚独立的拖延。冲突的延续使区域内的人民、特别是纳米比亚人民非常痛苦，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力。我国代表团对纳米比亚人民表示同情。

我要欢迎纳米比亚人民的杰出代表萨姆·努乔马先生参加辩论。我们非常高兴，西南非民组主席上星期同法国总理进行了会谈。我高兴地指出，今天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在巴黎会谈，将要评价我国对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所作的贡献。

冲突的延长对南部非洲国家的稳定充满危险，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1984年2月签署卢萨卡协议，目的是要保证区域的稳定与安全，是我们欢迎的。虽然执行中有些推迟，这个协议从1981年以来占领安哥拉南部的南非部队能脱离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非常关切最近南非部队在安哥拉北部的行动，这些行动再次威胁该国的主权，使和平解决区域问题而面临新的障碍。

南非政府必须认识到，使用武力或不遵守联合国决议的规定决不会保证地区的稳定和每个国家的安全。

我强调，威胁、破坏、使用武力都不会有助于纳米比亚问题或整个南部非洲问题的解决。

本代表团再次向南非呼吁，请它履行义务，放弃统治的野心，与区域的伙伴切实地进行对话。这比以往更加必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必要的条件，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谈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莫桑比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拉德·穆拉吉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深切感谢您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参加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我还要同前面的发言者一起，祝贺您担任安理会六月份的主席。同样，我要向您的前任泰国常驻代表表示敬意，赞扬他以智慧和才能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的讨论。本代表团高兴地看到纳米比亚领袖萨姆·努乔马先生坐在安理会议席上。

安理会开会是响应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和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事实上，这次会议是响应整个国际社会的要求，国际社会焦虑地等待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安理会上次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是两年前。那时以来的许多事件阻挠了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这些发展使目前会议的召开变得更为重要、迫切。

在我今天在安理会发言前两天，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中央委员会1985年首届会议，在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十周年前夕召开的党中央会议，专门评价了十年来的成败。安理会的成员国都知道，这次会议是在非常微妙的地区形势下召开的，出现了针对我国和地区中其他国家的侵略和破坏活动的升级。帝国主义势力借手武装匪徒这一我们地区的新的雇用军形式，企图破坏我们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于这些武装匪徒、他们的主子、支持者以及他们的活动，其由来安理会非常了解的。联合国、尤其是大会和安理会的记录上都有这些资料。

关于这些武装匪徒在我国行动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我们也可以说很多话，然而，我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是带着一项具体和明确的使命离开国家的，即重申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和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要求——确保充分和立即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我还怀着这样一个决心到这儿来，即，和其他人一起强烈要求恢复纳米比亚的正义和自由。我还带来了莫桑比克人民的声援，声援纳米比亚人民进行英勇斗争，充分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

许多代表团雄辩地阐述和谈论了第435(1978)号决议得不到执行的原因，并提出了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征服和剥削的原因，以及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被剥夺的原因。在他们作了这样的发言之后，人们也许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其实不然。

只要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殖民统治，那么就有必要发出支持和安慰他们英勇斗争的呼声。

纳米比亚问题是联合国处理得时间最久的非殖民化问题之一，是什么使得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这是个关键的问题。过去，我们在安理会的发言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我们认为，正如有人无数次说谎和歪曲事实一样，我们也要不厌其烦地讲这个事实。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卷入早于1920年就开始了。当时，按照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规定南非来管理这个德国的非洲帝国的一个部分。联合国把这个委任统治制度变成了托管制度。在这样做的时候，南非拒绝了参加托管的协议。它说，随着国联的垮台，它的委任统治已经结束了，并声称它对纳米比亚享有无限制的主权。我想在此提醒各位，我国和安哥拉当时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整个南部非洲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殖民主义加上种族主义就是主要的因素。南非当时提出的不愿离开纳米比亚的理由就是它对该领土有无限制的主权。

1966年，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3年之后，安理会通过了第269(1969)号决议，赞同大会的决定，并为南非放弃纳米比亚规定的期限。此外，安理会还向南非明确指出，如果南非不遵守该决议的条款，那么安理会就将立即举行会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确定必要的步骤。

南非根本无视上述决议的规定。的确，在南非拒绝遵守该决议之后，安理会曾多次举行会议。但是，它却一直推迟了通过该决议中提出的措施。

随着时间的过去，国际和该地区在七十年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值得提及的是，葡萄牙在南部非洲的帝国崩溃了。这些新的国家和该地区其他独立国家决定性地参加了努力，导致了1978年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这个决议是朝正确的方向的一种改变。在讨论纳米比亚的问题中，我们首次使得国际社会、包括南非有了一个协商一致。在通过这项决议之后，西南非民组、前线国家和不结盟运动为执行这个决议动员了一切努力。遗憾的是，在这期间，南非政权从过去漠视该决议的态度变成了反对这些决议，加紧侵略邻国，占领了安哥拉的部分领土。

所谓的联系已经成了南非的拖延战术，它想以此来阻止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我们现在并非初次谈论这个问题。因此，我只想引证莫桑比克外交部长1983年5月在此就纳米比亚问题所做的发言：

“当我们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时，古巴部队已经在安哥拉了。当时，没有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联合国会员国把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部队在安哥拉存在的原因。要求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就等于要求北美部队在希特勒蹂躏欧洲人民时撤出华盛顿。”

我国代表团重申，强烈反对所谓的联系。这一政策违反了第435(1978)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是旨在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立即和充分地行使自由、自决和独立不可剥夺权利的机会。

如果南非真的关心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的问题，那么它为什么要反对安哥拉政府提出的方案呢？为什么要派突击队到安哥拉去破坏卡宾达地区的安哥拉设施呢？

就纳米比亚而言，唯一的事实就是，南非仍然谋求对该领土的无限主权。所有这些花招都是旨在永久统治纳米比亚。

当然，南非不能公然说出其用意。 在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中，我们看到全世界反殖运动日益高涨，因此，象南非这样在世界上属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最典型的国家也不敢让人知道它的殖民主义用意。

最近南非政府决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以偷偷摸摸的方式取得对纳米比亚的无限主权。 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就会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南非扶植和炮制的政府。 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不允许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参加，而且不能控制该领土的事务。 简而言之它只不过是一个傀儡政府。 纳米比亚将成为一个班图斯坦，当然南非还可以在那里享有无限的权力、掠夺那里的宝贵资源，其盟国也会这么做。 正如以前的企图那样，该政权阻挠纳米比亚独立的新企图，所谓的敦哈尔联盟，是注定要失败和崩溃的。

现在大家一致认为，如果南非没有某些国家和组织某些成员的多方支持，它是不敢公然对抗国际社会的决定的，他们不仅在纳米比亚而且在该地区也有利益。 古巴外长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的发言都明确指出了这些利益。 我再补充一点，不管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如果在南部非洲建立了和平与稳定的气氛的话，这会对这些利益有好处。 必须使纳米比亚独立，而且需要立即停止对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侵略和采取不稳定的措施。 简单地说，和平要求我们立刻一劳永逸地结束血腥的战争。 此外，除非能在南非建立一个多数人统治的民主社会，所有公民不管肤色、种族、宗教，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 该政权目前采取的措施是不利于和平的。 的确，它正在压制和屠杀南非人民。 虽然它宣称反对暴力，但实际上屠杀和平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 除非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能采取强有力和负责的行动，就可能发生造成不可预见后果的冲突。

南部非洲特别是纳米比亚的局势如此严重，我们要求安理会强烈地谴责南非阻挠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要求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企图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应该宣布该政府非法和无效的。我们认为安理会有必要再次强调、断然拒绝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和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作法。我们希望，安理会应发出声明，无条件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他们对安理会会议的结果寄予极大的希望。我们认为，当然，安理会也会重申，纳米比亚人民反对非法统治的斗争是合法的，要求所有国家在道义、外交、物质和军事上增加对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支持。

如果我在结束发言之前不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的话，那就失职。秘书长为寻求立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诚挚地赞扬他称职地完成了安理会交给他的任务。

我还必须与先发言的各位一道欢迎全世界、尤其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日益加强的人民运动，要求通过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种族隔离制度。

现在安理会再一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安理会有责任确保立即地，严格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计划。安理会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措施，加速纳米比亚人民解放的进程。这是安理会为防止该地区更多的暴力起码能够做的。

最后，我要重申我们在道义、政治、外交和物质上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民组的支持。我在此重申，我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和班图斯坦化政策，重申我们在道义、政治、外交上支持非洲国民大会争取一个不分裂的南非。一个属于所有南非人的南非的斗争。斗争将继续下去。



主席：我感谢莫桑比克代表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塞俄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并发言：

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首先，请允许我衷心地感谢你和其他成员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的主席，并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们深信，你的经验和外交技巧将使安理会的审议取得成功。我们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在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纳米比亚问题在你的主持下得到辩论，因为你代表的贵国采取的坚定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和泛非的知识分子传统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还要感谢泰国的常驻代表甲盛实先生，他能于冷静地主持了五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纳米比亚问题自联合国创立之日就摆在它的议程上，联合国通过它的主要机构对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表明了它的立场，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届会议就反对南非把纳米比亚并入它的领土的要求。从那时起，种族主义政权就采取种种手段，想欺骗国际社会，应该记得，它首先对纳米比亚提出领土要求的根据是一种征服的权利。但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它又采取了其他法律借口。国际社会反对所有这些花招，大会中止了南非的委任统治权，并规定在一年以后建立一个管理这一领土的机构，直至独立。

国际法院又提出了重要的咨询意见，认为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

安理会审查纳米比亚的问题，通过了许多决议和决定。第435(1978)号决议和第439(1978)号决议详细地提出了联合国关于领土独立的方案，这只是最近的一些决议。但纳米比亚迄今仍在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南非政权的非法占领之下。

比勒陀利亚能占领纳米比亚如此之久而不受惩罚并公然不顾国际社会的意志，而且明显地违反国际法，这是因为它的顽固态度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怂恿。很不幸，这些国家仍然认为，种族主义制度化了的这个堡垒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堡垒不但是它们政治和军事的同盟，而且也是西方文明在非洲的阵地。因此，无外乎这些国家加强种族隔离政权的工业基础和军事能力，而其垄断资本掠夺着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违反了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以及国际法院1971年6月21日的咨询意见，以及关于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决定。

很早就看出了种族隔离政权和西方国家的这种不神圣的共存，这使埃塞俄比亚在西方第一次提出了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建议时表示了严重的怀疑。在这方面，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在第九届特别联大会议上曾说过：

“所谓西方方案的最终目标，是承认南非，割除沃尔维斯湾，同时从西南非人民组织谋取更多的让步，这都违反了联合国的决定和纳米比亚的正当愿望。我们拒绝西方的方案，不只是因为制定该方案的人，而且是因为，它非但不会带来和平，而且是一种阴谋，是要破坏长期反对种族压迫和剥削的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和胜利。显然，西方五国不准备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影响南非。”

同样，尽管通过了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造成了普遍的乐观，埃塞俄比亚还感到怀疑。我们怀疑种族隔离恐怖主义政权的诚意，也怀疑西方五国是否真的愿使用其影响力，把第435(1978)号决议来执行。我们很遗憾，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南非不但破坏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同时还利用了当中这段时间来加强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它制造了更加非法的体制机构，并组织傀儡的政治集团，对非洲独立邻国继续进行武装侵略。它将纳米比亚大规模地军事化，并建立了一些部族军队，不断对纳米比亚进行军事袭击及政治上的镇压。同时，强制征用纳米比亚的青年加入种族主义的军队，这也违反了大会39/58号决议。除了伤害之外，比勒陀利亚政权在1985年4月18日宣布，它打算在温得和克建立所谓的临时政权，完全不顾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结果，种族主义布尔人的最终目的是纳米比亚的班图斯坦化。

国际社会为纳米比亚的和平非殖化的努力，由于西方五国的消极态度和行为而受到挫折。这五国的责任是促进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它们继续利用否决权，在安理会保护种族主义政权，免受《宪章》第七章的制裁措施之罚。其中之一美国正在直接阻止这个方案的执行。它扯进一些不相干的问题，与纳米比亚的非殖化完全无关，用意是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权利。一方面，它口头上赞同建设性地保持关系的政策。固然，全世界却看到，南非及其盟国使用越来越多的障眼手法和伎俩，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但我们又记得，最阴险的就是它的两个邪恶的双生子，联系的理论和建设性地保持关系。

我们高兴地看到，所谓联系的政策就是要把纳米比亚的非殖化同古巴国际主义军队从安哥拉撤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已经被安理会的第439(1978)号决议拒斥了。事实上，各国政府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声明显示，存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国际一识，拒绝联系和平行主义的这些邪恶概念以及建设性保持关系的政策。

联合国秘书长象征着国际社会的集体意志，他令人钦佩地一贯努力，坚持完成他的任务。他没有成功，是因为比勒陀利亚的顽固以及种族主义者得到西方盟国的鼓励。

我们赞扬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不懈的努力和个人忠诚的精神，都是要促进安理会决议的充分执行。我们向西南非组织敬礼，它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我们向非洲前线国家敬礼，它们在支持国际社会和秘书长的努力方面表现了灵活和无私的忠诚精神。另一方面，比勒陀利亚一贯欺骗，通过作为和不作为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其顽固态度的那些国家，用否决权保护比勒陀利亚不受到任何惩制的国家，应当受到最严重的谴责。

我国代表团深信，只要西方五国继续表现出政治上没有采取行动的决心，比勒陀利亚政权就将继续是顽固的。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方面就不会有进展。那么，如何打破僵局来为纳米比亚取得独立铺平道路呢？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深切认为，联合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重新坚持其立场，因为它根据大会1966年2145（XXI）号决议是对纳米比亚负首要责任。必须要毫不含糊地讲明，从今后，联合国将是任何有关纳米比亚谈判的唯一讲坛，同时应定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内，秘书长将召开有关各方，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南非之间的会议，以便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这个决议是唯一的合法基础。

此外，安理会应对南非按《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那些不守法的人当然应受到法办。我们希望安理会能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不但加速纳米比亚独立的过程，而且应挽回自己的名誉和信用。同时，安理会必须宣布所谓纳米比亚临时政府是无效的，在其之下的任何机构和体制都是非法的。

我们认为，刚刚列举的提议是安理会面对种族主义政权这种蔑视国际社会的现象所能作的最起码的事情，坦白地说，我们不认为，再加上一个没有牙齿的决议会对万恶的政权有什么意义，它对本理事会先前通过的22份决议的反应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安理会是该以符合这种考验的勇气来对付比勒陀利亚的时候了。

至于独立力量最后战胜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是毫无疑问的。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大旗下，纳米比亚的爱国者终将取得胜利。西南非民组是他的前锋组织和唯一合法代表，努乔马是非洲阵线是最杰出的领导人，纳米比亚的爱国人士们必然胜利。毫无疑问，所谓纳米比亚临时政府的命运最后不会好过它在南部非洲任何地方出现的先行者，包括史密斯所梦想出的“内部解决”。所谓的多党会议在纳米比亚也不会比现在已经死去的图恩哈尔联盟好多少。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要求西方五国，特别是那些有否决权的国家能够加入人类社会来孤立种族主义政权，对其实行强制性制裁。我们要求他们不要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扯上他们多国公司金钱利益问题，我们还要求他们能够做自己人民和他们立法议会所要求做的事情。我们希望，他们会仔细衡量他们在南部非洲的利益，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纳米比亚独立是同非洲其它地方自由尊严联系起来的，所以我们要他们能够评价他们与非洲的关系，以及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关系。我们希望，这些正义的崇高理想能够指引他们的行为，使我们最终能够说，我们能打破对纳米比亚背叛的循环。

主席：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是肯尼亚代表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基伊鲁先生（肯尼亚）：我感谢你主席和安理会各位同事允许我国参加讨论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我要祝贺你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在国际社会再次讨论对我们大陆和整个世界如此重大关键的问题时，一位积极的不结盟和英联邦国家的代表主持安理会。

我们还要感谢泰国外长和常驻代表，他们娴熟地主持了5月安理会的工作。

如此之多的不结盟国家外长、部长在安理会发言证实了不结盟运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现在很清楚，整个国际社会，不管它们是什么政治信仰都不能容耐拖延纳米比亚独立。

目前讨论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安理会是在国际社会寻求和平解决该问题努力陷入僵局时召开的。今天正是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第17个年头。自联合国结束南非管治该领土并承担直接责任以来已19年了。尽管有无数安理会、大会决议要求撤出南非非法占领军，纳米比亚人民仍在南非外来占领下受苦。

同样重要的是，纳米比亚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了。

但是，尽管纳米比亚人民为其独立做出无数牺牲和进行了英勇斗争，谈判解决希望仍很渺茫，并不是因为缺乏谈判政治结构，而是因为南非政权阻碍通向自由和平途径的蓄意破坏力。因此，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僵局，制定出克服障碍的可能解决办法，障碍就是对前线国家构成经济和军事威胁的南非顽固好战政策。

肯尼亚早已多次清楚表明，并愿在此再次重申，如果纳米比亚独立不尽快成为事实，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和安理会有义务结束南非违反南部非洲和平基础的暴力政策，并结束南非坚持公然无视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

不可否认，纳米比亚问题是安全理事会的直接责任。在此范围内，我国代表团要承认并赞扬秘书长作出的努力，并赞扬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大会。我国代表团赞赏对解决此问题所表现出的兴趣。

必须关切地回顾一下，自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安理会的信誉已受到损害。尽管我们时时被告知在联合国的构架外正不断举行谈判，但安理会完全无法有效地落实自己的建议。在这些谈判中提出了与联合国计划无关的问题，这只能延长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当然，这些拖延恰恰符合南非的拖延和破坏的伎俩。我再次重申肯尼亚的坚定立场：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依然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合法基础，不应有任何修改、限制或先决条件。因此，令人高兴的是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都同意这一看法。不幸的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通过各种伪装的破坏手法和狡猾的阴谋活动，已经破坏了所有为召开所谓

多方会议，为独立的纳米比亚起草宪法的尝试。因此，通过谈判进程实现独立的前景已经更为阴暗，沮丧的情绪更为明显。该地区的局势更为紧张，人们可以预期，在今后的时日中会出现更多的流血和困难。

在过去25年中，西南非人民组织承担着为争取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权利而斗争的重任。联合国承认西南非人民组织为民族解放运动和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这反映出西南非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和国际上享有广泛的支持与信任。肯尼亚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完全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为反对压迫、解放自己土地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肯尼亚人也曾为自己宝贵的独立进行过艰苦的斗争。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如何，都不应干涉纳米比亚的事务。因此，我希望重申，南非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为此，我们要毫不含糊地表明：首先，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其次，在纳米比亚独立之前对该领土的管理只应由联合国负责；第三，联合国通过载于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是履行了自己对纳米比亚的法律责任，是符合《宪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的；第四，南非无视安理会的决议导致在执行方面毫无进展。

综上所述，肯尼亚认为，所涉及的是联合国本身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权威和地位。多年来，西南非人民组织和非洲国家都呼吁采取合作、灵活和温和的态度。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做了许多让步，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种族主义政权表现出更强硬的顽固态度。我们都清楚，种族主义的南非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继续残酷和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同样，南非继续无视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所有决议，继续非法地践踏纳米比亚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不仅如此，种族主义政权推行在邻国制造混乱的政策，大规模进行军事扩充，远远超出了其合理的防务需要，从而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谁都不能否认，有些国家故意公然违反第418（1977）号决议规定的强制性武装禁运，致使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有恃无恐，继续表现出顽固态度。这些国家的无视态度及与种族主义的南非合作的做法只是加强了南非的战争机器，打击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热情。因此，它理会必须确保其所有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得到严格遵守，以防止此类违反行为。应当断绝和停止他国或跨国公司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之间的一切关系——特别是在武器供应、通讯、商业、工业、核技术方面——和公开的战略合作，以便向这一罪恶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将其加以孤立。

我国代表团坚信，我们所有人都应不仅以语言，而且以行动表现我们决心捍卫我们所支持的事业，倘若不然，期望比勒陀利亚的顽固的暴君尊重我们的决议是无用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违反联合国决议，继续不受惩罚地妨碍纳米比亚的独立。为了结束这一局面，国际社会必须支持旨在实现非洲彻底解放的一切努力。这一支持可以体现在对那些继续维持和支持南非的国家政府、公司和机构施加压力。

肯尼亚共和国以严重关注的心情注视着最近一些妨碍纳米比亚独立的事态发展，极其重视这一问题的解决。因此，安理会从现在起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确保自己的决定得到执行。肯尼亚共和国将继续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将自己从南非的压迫与殖民统治枷锁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将继续严格遵守对南非的制裁和抵制。

肯尼亚也同样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该理事会是纳米比亚独立前对该领土实行管理的合法机构。我们要特别强调，该理事会为捍卫和保护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使其免遭种族主义政权和其他垂涎三尺的国家的掠夺而开展的活动对纳米比亚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如此，肯尼亚认为，通过开展全球性的运动及动员国际社会支持纳米比亚的努力应必须坚持下去，大大加强。在这方面，肯尼亚支持秘书长为执行《对毗邻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国家提供援助的综合方案》而采用的方式。肯尼亚政府根据秘书长的请求，长期以来一直在通过双边安排提并将继续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



我要重申，我们认为，安理会面临的这个严重问题有三个方面，那就是西南非民组所代表的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还有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它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违抗世界舆论；另外一方就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它对纳米比亚直接负有法律责任。这很矛盾，不能接受，因为虽然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合国代表了世界的良知和意愿，不遗余力地为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却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日益傲慢和残忍。

我想提一下，几周前国际社会庆祝了击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40周年纪念日，40年前人类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牺牲。人类发誓不能再容忍这种现象。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庆祝联合国创建40周年，我们全体都希望能够无比高兴地迎接这个日子的到来。

我想问问纳米比亚人民将怎样看待联合国创建40周年的庆祝，联合国没能让他们实现独立。纳米比亚人民早就应该在这个组织里与我们一道庆祝了，这个组织过去19年一直负有管理纳米比亚的责任。

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决心让纳米比亚能够和我们一起庆祝联合国创建41周年。国际社会应该通过安理会强烈谴责所谓的纳米比亚的临时政府。这是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傲慢地蔑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决议的结果。

肯尼亚深信，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力量一定会在纳米比亚得胜。我们深信，所有让南非自动退出纳米比亚的方法都没有具体结果。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强制性制裁。我们同样深信，为了有效起见，这种制裁必须是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因此，肯尼亚要求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承担起自己的首要责任。

主席：谢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和他的发言。请他回到理事会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去。

下一个发言者是乌干达代表，乌干达计划和经济发展部长萨姆·奥达卡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达卡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让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6月份主席的职务。这是对你和贵国非常恰当的一种尊敬。乌干达与贵国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知道你个人对纳米比亚事业和解放斗争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记录。因此我们深信，安理会的讨论在你的主持下一定会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还要向泰国外长和甲盛实大使表示他们受之无愧的敬意，他们非常卓越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今年是联合国创建40周年。纳米比亚问题仍旧是几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之一，这是个令人痛心的现象。不然的话，联合国的非殖化记录是值得赞赏的。纳米比亚推迟实现独立令人心痛，因为它仍是联合国负责的领土。因此，我们审查这记录时不免感到失望，也感到羞耻。纳米比亚的痛苦竟然延长了这么久。

自从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7年已经过去，其中包括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长期谈判的成果，得到一致核可，在当时带来了巨大的希望。我们本指望那个计划通过一年之后纳米比亚就会独立。西方的主要起草者向我们保证说，如南非不履行义务的话，我们就要采取措施，迫使它就范。可是，第435(1978)号决议和联合国计划仍是一纸空文。

每过一天都使人看清南非真正的意图，它根本不准备履行它的义务，安理会没能有效地执行它有关纳米比亚的决定，这实在是一个巨大挫折，非洲和不结盟国家深为忧虑。接触小组和国际社会对此也应表示关切。

乌干达对于南非在这一问题的谈判中的意图和诚意从未抱有任何幻想。因此，我们一贯主张根据《宪章》规定对该政权采取惩罚措施。联合国方案的起草者可以确保南非执行方案，而不是阻止安理会多数成员实行制裁。南非不遵守安理会的决定，也没使安理会采取认真的措施。它们的态度让人们认为它们可以容忍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各代表团要求安理会对南非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纳米比亚的独立，而每次却听到比勒陀利亚的卫道士们说要我们有耐心，问题马上就会解决，让南非的朋友有更多的时间说服那一政权来遵守联合国方案。

1981年1月，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国际社会，以最荒唐的借口，破坏了日内瓦的方案实施前的会谈。几乎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都理所当然地表示愤怒，要求安理会行使权威，几乎全体一致地要求实行全面强制制裁，却被安理会中三个西方接触小组成员否决。他们又要我们耐心。

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统治权已有17年，第435（1978）号决议也通过了7年，安理会上次讨论这一问题也已经2年了，但问题的解决仍遥遥无期。因此，指责我们不够耐心是没有道理的，无法接受的。

国际社会的耐心越来越少，安理会叫南非住手的时间已到了。为此，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新德里会议上要求安理会开会并

“果断地行动，履行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责任，采取紧急措施，保证第435（1978）号决议所提出的联合国方案无条件地立即得到全面、有效地执行”。（S/17184，第26段）

我不必在此细说南非在该托管领土上的野蛮行为了。和我同名的西南非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先生自我们1963年在达累斯萨拉姆见面以来，一直坚持斗争。星期一，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生动地描绘了当前的形势。局势非常严重，并继续恶化。纳米比亚正在被军事化，前线国家一再遭到侵略、干涉和颠覆，南非有计划地力图破坏和打击西南非民组的声誉。

事实表明，南非是在有计划地阻碍联合国方案的执行。它现在以所谓的“多党会议”为幌子，拼凑一批傀儡，公开宣布在强加于人的内部解决中给他们假权力。这清楚地说明，南非的意图是要放弃联合国方案。我们欢迎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拒绝、谴责了南非的做法。安理会现在应采取行动，保证南非的意图无法得逞。

几个代表团已经提出、我也想重复的这个问题是，南非如此傲慢顽固，是否完全出于它的军事力量？不是。南非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它与几个西方国家勾结，因此它得到有人的纵容保护，不会受安理会有效措施的惩罚。

五年前，美国政府开始执行“建设性接触”政策。当时它解释说，多给南非红萝卜，而不用大棒，这样纳米比亚就能独立，南非就会进行改革。建设性接触的结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南非认为，这些措施是体面和被接收的一个保证。在南非，这一政权实行更多的压迫措施。在沙佩维尔大屠杀二十周年的时候，南非暴露了其真面目，又制造了一次大屠杀。它更明目张胆地阻止联合国计划的实现，进一步侵略前线国家。“建设性接触”的实际后果是破坏了国际社会为争取纳米比亚独立而作出的努力。很清楚，“建设性接触”简直毫无成绩可言。

关于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许多程序性细节在1983年取得了大量进展。唯一未解决的问题是要南非表示它赞成选择一种选举制度。秘书长的报告说：

“事实上，我们从未与现在这么接近最后确定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南非还没有宣布它到底赞成哪一种方式。它故意回避了这个问题。

反而有人把一些外部问题、与纳米比亚独立毫不相干的问题引入这些谈判。我指的是所谓的联系。我谨重申，乌干达谴责和反对这种联系。如果赞成这种联系，就等于认可基本上剥夺安哥拉政府主权的行为。这同样剥夺了纳米比亚人民

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大家本来期望任何一个人、尤其是西方接触小组向南非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这一无理立场。但遗憾的是，有人反而打着种种幌子向安哥拉施加压力，以推行平行主义和联系。如果用人民的自由来做交易，或把它当作东西方争夺这个祭坛上的供品，那么不道德和不能接受的。

我们觉得惊奇的是，那些对古巴部队在安哥拉存在表示关心的人并没有谴责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和占领。值得强调的是，古巴部队是早在第435(1978)号决议之前到来到了安哥拉。该决议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提及这些部队的存在，这一事实表明，安理会和联合国计划的制定者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两者毫无关系。实际上，第539(1983)号决议拒绝了这种联系。

因此，南非把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当作一个借口，拖延执行联合国计划。我们都知道，安哥拉从未对南非构成威胁。相反，倒是南非一再威胁着安哥拉和其他前线国家。南非继续占领着安哥拉的部分领土。它的冲击队继续向前线国家发动恐怖运动。最近的一个活动本来是想破坏安哥拉北部的石油设施，幸亏夭折了。我们知道，他们正在把卡普里维地带的军事基地当作一个桥头堡，来向前线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显然，南非打算继续控制纳米比亚，并将它当作一个向邻国发动侵略的跳板。我们坚决拒绝接受区域警察的设想。

在其盟国的共谋下，南非正在把另一种危险的联系引入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星期一，种族主义代表不知羞耻地做了他总理的传声筒，说什么纳米比亚的独立应该和邻国的发展联系起来。他甚至还厚颜无耻地问，它们中的一些是否已行使了自决权。众所周知，南非在邻国建立并武装了一些集团，其唯一目的就是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南非常常打着这些集团的幌子采取军事行动。决不能鼓励这种做法。

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独特的责任。因此，联合国必须发挥中心作用。我们知道，其他方面也为解决问题进行了努力。非洲人民感谢这些努力。同时，他们也应该支持，而不是破坏联合国的中心作用。联合国必须发挥这一作用，这是重要和紧迫的。

南非的行动是破坏和平的行动，是侵略的行动，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完全属于《宪章》第三十九条处理的范围内。安理会有责任确保其决议得到遵守。如果南非不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安理会就应该根据第七章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

我想表示我们对秘书长的感谢，因为他在寻求解决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所有的成员国应该给予他必要的支持，支持他履行职责。

最后，我重申，乌干达支持和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斗争。道路可能是漫长和艰难的，但是，鉴于解放的历史，我们相信，纳米比亚必将迅速获得自由和独立。

我特别相信这一点。因为21年前在此发言时，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尚未获得独立。现在，他们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今天下午，听见莫桑比克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我感到很高兴。那时尚未独立的许多非洲国家现已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因此，我谨向西南非洲民组主席和纳米比亚人民保证，我们将支持他们进行斗争，并和他们一起斗争。对于那些支持他们、支持非洲的人，我们感谢他们。

我们充满信心。让我们通过一项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决议吧。

主席：我感谢乌干达计划和经济发展部部长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易卜拉欣先生。安理会已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埃布拉黑姆先生（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转达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感激，我们代表了被压迫和被剥夺权利的阿扎尼亚人民的真正愿望。我们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们机会在重要的辩论中发言。我借此机会祝贺阁下担任安理会六月份的主席，以及贵国对解放自由和正义事业的支持。贵国对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支持使我国人民深为感激和赞赏。我们知道，这来源于深刻的义务和历史的联系。

二十多年前，随着加纳的独立，非洲大陆上的非殖化斗争开始蓬勃发展。在过去的20年中，非洲独立国家的范围不可阻挡地扩展，到了1980年，延及了非洲大陆上最后的法西斯——殖民主义堡垒。自从1980年4月津巴布韦取得独立以来，解放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尽管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是两片领土，但敌人只有一个，即，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

自从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一致同意结束种族隔离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建立纳米比亚理事会以领导该领土取得真正独立以来，已有20多年了。但是，20年后的今天，南非继续占领着纳米比亚。

1978年，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435号决议，清楚地列出一个使该领土取得独立的原则方案。但是7年后的今天，仍然看不出明显的迹象显示，种族隔离南非的殖民统治者愿意或打算执行这项决议的规定。相反，这个政权宣布，它将在6月17日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公然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

这一整个情况中的某些事实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决意违抗或无视国际社会对它提出的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和所作作为的呼声和要求。南非变得更加顽固、残酷、更富有侵略性。第二，种族主义政权公开地宣布，包括在这个讲坛上，它认为自己是这个地区的“区域强国”。后果是，种族主义政权将按照自己的规格来“安排”这一地区的事务。

这些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某些人中间有一种倾向，即，真正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该政权变得如此顽固和好战，是什么因素或是谁使它斗胆公开宣布自己是该地区的宪兵。事实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得到公开和不公开的鼓励来采取这些姿态。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一直认为，南部非洲所有问题的唯一根源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的政策。因此，要取得一个可行的策略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话，就必须承认这一客观事实。是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这一整个地区的人民需要保护，免遭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推行被世人唾弃的政策之害。正是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该地区的人民遭受着该政权残酷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之害，这种统治是为了长期维持其不人道的制度和令人痛恨的哲学。正是阿扎尼亚、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人民的领土被法西斯少数人政权篡夺和非法殖民化。可是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里根政府要使世界相信，正是非法的、法西斯的、侵略的、顽固和殖民的种族隔离南非需要得到保护或保障。

我们开始发言时就明确地声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认为，种族主义采取这种傲慢和顽固的立场，在这个地区大搞侵略，正是因为它过去得到并继续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开或非公开的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想详细阐述这一点。

我们解放运动发觉，当涉及到有效对付南非种族政权的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立场既虚伪又令人失望，这些国家宣称他们痛恨种族隔离，因此反对种族隔离。但同时，他们更加强烈地反对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对该政权实行强制性全面经济制裁的呼声，他们也反对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斗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即武装斗争。这些国家反对种族隔离，又反对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制裁、反对被压迫被剥夺权利的人民为实现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正当地运用武装斗争。如果三个都反对，正如许多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做的，这种立场给



种族主义政权送去了什么样的信息呢？这只能是纵容它。 如果一个罪犯被告知，我们反对他（她）的罪行，但同时又被告知，我们反对给他（她）以任何惩罚，那么他（她）就会感到有恃无恐了。

阿扎尼亚泛主义者大会坚信，里根政府“建设性接触”政策以及一些西方和其他国家拒绝对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施行全面性强制制裁，使这一政权更加胆大妄为地反对国际社会。 所以，责备的指头应指向那些公开或不公开支持这一政权的人，因为他们个别或集体地反对制裁该政权。

有人甚至企图这样解释他们反对制裁的立场，无力的，站不住脚的借口是，这样会使被压迫者受的害大于压迫者受的害。 任何敏锐的观察家都会注意到，种族主义政权及其走狗在整个西方和其他的首都在进行疯狂的访问，要求保护被压迫者的福利。 可是当被压迫、被剥削的非洲工人要求工会权利和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内部得到合理工资时，他们得到的是真枪实弹。 种族主义集团的一个成员最近说过，在美国众议院决定挑选性地实施制裁将损害所谓来自邻国的非法工人，这就意味着，种族隔离的南非好象非常慷慨大方地提供就业机会似的。 可是，他没有诚实地说的是，种族隔离统治者，通过所谓新宪法，说，所有非洲人，即整个人口的72%在他们世代代居住的土地上成了外国人。 他还忘了诚实地说，非洲人每天都被逮捕和判刑，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非法的移入者，移到了白色南非部分。 而白色南非占领阿扎尼亚的土地的87.3%。 他也没有坦白地说，他的政府认为，象西斯凯的实体都被认是“邻邪”！

国际社会越来越高声地要求采取强烈措施对付种族主义政权，特别是要对这一政权进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给统治剥削圈子造成大恐慌，而不是在被压迫被剥削人中造成恐慌。 可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要进一步说明，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含糊态度、立场，直接造成种族主义的顽固侵略性的姿态。 一年前，种族主义者博塔访问了几个西欧的首都和梵蒂冈，据说，他的访问是私人性质。 我

们都记得，非统组织和不结盟运动都恳求这些国家和教廷取消这一访问，可是，这一呼吁没有被听取。事实上，这些国家中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邀请博塔是要告诉他，这些国家的当局是反对种族隔离的。

我们斗争的人民为了所谓西方外交工作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们的政策，是把国际上的政治臭虫叫到他们国家去说，他是有臭味的。从这些西方首都和梵蒂冈回去以后博塔和他的同伙搞了一个新的宪法，事实上，使这个国家体制上的种族隔离过渡到宪法化的种族隔离。同时又开始了对我们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的残杀。根据这个政权自己发放的资料，它在今年前五个月所杀的阿扎尼亚人要比整个1934年的多。因此，显然，他对西欧和教廷的访问对博塔及同伙没有任何教育意义，或使他们缓和态度，相反，使他更加斗胆对内的压迫。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更加顽固不化，同时对前线邻国更有侵略性。

此外大家都记得，今年是在欧洲战胜纳粹40周年，此外，种族主义南非统治的国民党的领导人因亲纳粹的活动而被拘留。虽然在4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搜寻纳粹战犯，可是在搜寻纳粹战犯的这些国家自己就在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自称为纳粹分子的人一个鼻子出气。欧洲的纳粹并不是在圆桌会议上或是口头上谴责邪恶的意识形态而被铲除的，而是在战场上牺牲了几百万的爱国人士所铲除的。

尽管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得到一些公开非公开的支持，可是它已处在政治上的泥渊里。今天，在种族隔离的南非，这个政权被迫用枪杆子来长期维持它的压迫和殖民占领。大家一定同意我们这样说，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愿用最后一个武器——枪杆子，除非它已没有其他选择。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一直说，阿扎尼亚、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是一个斗争，因为敌人是一个。此外，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从一建立就说，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的斗争是争取自决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自决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是所有其他权利的起点，而这一根本权利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了权宜或是冷战的词藻而受到损害。

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要求的是公正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这一要求不容讨价还价，也不容做任何妥协。此外，我们的人民是希望和平实现民族解放，我们同样认识到，一些关键的西方国家拒绝对种族隔离政权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我们必须用实际的斗争方法来实现我们的共同要求。解放是从来不会让压迫者白送的；必须要夺过来，必要时就用武装斗争来夺取。

我们相信，归根结蒂，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以及巴勒斯坦被占人民会胜利的。我们对此毫无怀疑。值得怀疑的是西方和其它国家，到目前为止给种族主义政权当垫子的国家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作用，是否愿意确保我们解放的迅速实现。如果这些国家真心诚意地反对或痛恶种族隔离，那么它们应集体立即采取行动对种族主义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如果他们不采取这一原则的作法的话，就不仅会拖延，而且会阻挠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最终解放。今天，被压迫、剥夺、被殖民的阿扎尼亚、纳米比亚人民的眼睛在看着本理事会。他们要等待这一重要机构是否能真正履行责任，或是因为一些西方成员的自私利益而阻碍他们愿望的实现。种族主义政权在非洲人民眼中一直是受到谴责的。在此辩论之后，特别是如果本理事会不能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那么，那些早应对阻止这一措施负责的人也应遭到谴责。

最后，我们阿扎尼亚泛非大会不愿理会那些用毫无根据的理论来反对制裁的人；这种理论认为下列想法会使被压迫人受害过于压迫者；如果奴隶制废除就会导致被解放的奴隶的失业，他们还会反对废奴吗？

主席：我感谢埃布拉黑姆先生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是玻利维亚代表发言。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卡拉斯科夫人（玻利维亚）：我高兴地看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主持安理会工作。我要赞赏你的前任泰国代表，他完成了上月重要的责任。

当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时，我们都认为看到了希望之光。但尽管国际社会已作出努力，我们再次开会对付南非政府拒绝履行该决议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撤出全部南非部队、举行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

南非已经并正在采取许多行动拖延和平进程。我国已及时谴责了所有这些行动和把毫不相关事项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的解决作为执行决议的先决条件的企图。我们今天再次这样做，我们拒绝南非政权企图强加所谓纳米比亚内部解决。

同样，我国政府拒绝所谓多党会议，其理由是这是一种单方面的非法行动，为的是维持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和非法占领。

必须提及的是，最近在新德里召开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最后文件谴责并拒绝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单方面行动，并要安理会采取适应措施，确保南非政府遵守安理会决议规定，我们完全支持这一立场。

此外，秘书长在其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承认，南非最近决定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是现存困难更为复杂，他认为比勒陀利亚政府应仔细重新考虑其决定的影响，停止任何不符合安理会有关决定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必须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加速受殖主义政权迫害人民的独立进程。

所有这些拖延战术是无视国际社会的一种办法，安理会在《宪章》授权下必须迅速拒绝这些非法措施，并要求立即无条件执行其决议。如不这样，我们就等于赞同了该政权的恫吓政策，这一政策不仅是针对纳米比亚居民的，而且给邻国带来压力。

最后，我要代表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重申对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英勇纳米比亚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以便使他们能行使自决、独立权，并充分享受领土完整，其中包括沃尔维斯湾。

主席：我谢谢玻利维亚代表对我和我们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请美国代表行使答辩权发言。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您和这里的各位代表对我首次在安理会列席所说的客气话。

有些代表为了宣传目的而故意歪曲我国的政策，我对此感到遗憾。在支持纳米比亚独立以及支持该国迅速获得自由上面，美国是不甘后人的。

我国是第一个表达了人民自决概念的国家，本世纪以来已为反抗暴政而打了两场大战。美国没有吞并任何领土也没有奴役任何人。我国早在反殖是时髦行动以前就是一个反殖国家了。

那些在本国内摧毁反对党派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评判一个民主国家的运行。不论人们喜欢与否，里根政府是现任的美国政府，是由美国人民在一次自由选举中选出来的政府。

我必须指出，当我听到一位代表对我国的这一方面加以评击时，我实在难以理解。我希望越南代表对被外国占领的国家的同情也适用于其邻近的柬埔寨人民。由于他代表的是一个从来就不容许任何反对党派的政府，我对他试图解释美国民主制度的功能尤感兴趣。如果他把解释一个自由民主制度功能的工作留给那些容许反对党派、因而也就了解反对党派的人去做，可能比较好一点。

主席：这次会议已没有其它发言人。安全理事会对其议程上项目的继续审议将于明天，即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下午6时55分散会。